

张天翼小说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天翼小说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溪 木

张天翼小说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3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0 插页 2

1979年6月北京第1版 197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书号 100·0·2362 定价 1.05 元

题 记

沙 汀

一九二九年，张天翼同志在鲁迅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上发表了处女作《三天半的梦》。此后，他在写作上的勤奋是过人的，不断发表小说创作，用嘲讽态度揭露反动阶级人物的丑恶嘴脸，揭露小市民层及其知识分子群中庸俗可笑的生活。而且，逐渐扩大题材范围，人物和场景几乎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笔锋所至，对于现实所提出的问题之尖锐与新鲜，行文措词的生动和峭利，都同曾经流行一时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作品截然不同，因而深受读者欢迎。

到了三十年代初期，天翼同志就成为当时读者所熟悉的作家了。一九三二年，鲁迅先生曾向专门研究、翻译先生本人的著作的日本友人增田涉推荐郁达夫先生和天翼同志的作品，说是：“近代的作品，只选我的，似觉寂寞。”由此可以看出天翼同志在当日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当然，鲁迅先生对他的作品也有批评：“过于诙谐”。但这缺点，天翼同志却逐渐克服了。鲁迅先生后来在给天翼的信中，也明确指出过：他的作品“是切实起来了”。抗战初期颇得好评的《华威先生》更是一个较为突出的实例。

我读天翼的作品虽然开端于二十年代末期，但是，直到一

九三六年初冬，我们才在鲁迅先生的追悼会上互相结识。他是专为参加鲁迅先生的追悼会从外地赶到上海去的，而我们相识虽晚，很快却熟起来了，曾经畅谈了好几次。谈话的内容呢，主要是在党的召唤下如何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不久，他就离开上海，又到外地去了。

打从我和天翼在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分手以后，直到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缔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只是一九四四年见过一次。那时，他住在成都附近的郫县农村养病，我和已故的陈翔鹤同志，曾秘密看望过他，闲叙了大半天，还在那里留宿过一夜。那时，他形容憔悴，声音嘶哑，医生早已暗中对这个患着空洞性、开放性的肺病患者宣判了死刑。但是，由于他知道我在延安住过，又跟随贺龙同志一道在冀中敌后生活过一段时间，却总那么热情地用他微弱的嗓音，向我探询革命圣城延安的情形和我在硝烟弥漫的敌后的所见所闻。而我的回答又总是引起他孩子般的纯真的欢笑，照亮了他那枯瘦的颜面。

这一次的会见对我印象很深。因为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每一想到那次会见，总是幻想联翩：是否能够设法让他带着重病到遭受敌人层层封锁的延安去？病情既然那么严重，医生的判决又那么肯定，我们还能否再见面？一句话，设想很多，有时深以为苦。而事实最后证明，一位信心坚强，具有相应修养的人，便是危难的疾苦，也能够战胜的。因为一九五二年冬，我们终于在北京又见面了。尽管还是个半病号，这个在三十年代就写过好几个中、短篇童话的作者，却已经发表过两、

三篇新的童话。说它们新，因为它们是他长期患病后的产物。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讲，我们不妨说它们是天翼创作历程上的一个跃进。

我说他当时还是一个半病号，因为那时正当冬季，恰好又感冒了，他几乎整天躺在被窝里面。那么，他是否就这样躺起来养病呢？不！他的床头和灯柜上堆满《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类的线装书；他正在为他后来写《〈西游记〉札记》进行准备。据我所知，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其中独到之处，还曾经受到过那位正是他的伟大思想哺育过我们，并将继续哺育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的革命导师的肯定。而他这种孜孜不倦的干劲是怎么来的，也就用不着解释了。

一九五三年，在我们一起搞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工作那段时间，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儿童文学上了。从他一些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主要是由于他认为用作品去及时培养孩子们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品质，帮助他们真正作到“天天向上”，这是一件大事。同时，他感觉有些搞创作的同志对儿童文学重视不够，为此他还写文章对文学界作过呼吁。

当然，这也同他三十年代写过不少童话有关；只是比之过去，目的却较为明确，意境也较为深远了。小将们对《罗文应的故事》诸篇的反映很足以说明这点。他们不仅喜欢这些童话，而且开始访问作者。人数也越来越多。北京师大女附中少先队一些队员，后来还经常找他一起过队日了。由此他也进一步熟悉了新中国儿童的生活，了解到妨碍部分同学“天天向上”的一些思想作风问题。而他解放后所作的童话，也日益

体现了用毛泽东思想哺育后一代的作用。作品的语言，不管对话、叙述，也更真实而生动了。

对于一个半病号说来，他的这种干劲，是感人的。而他还曾尽力参加过建国以来在毛泽东同志直接发动、领导下，文艺战线上每一场大的斗争，例如，一九五四年，他就曾经一再奋笔为文，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动实质。

一九五七年，作协党组扩大会后，我就赶回四川，参加四川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去了。直到又一次来到北京，这才得知，在我离开北京不久，他就去了北京大学，在那里生活、战斗了一段期间，直到身体不能支持为止。而他现在还保存着不少当日在北大所作的笔记，以及有关的创作计划。原来他准备根据自己在那个伟大年代的体会和观察，写一部长篇小说来反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

说到创作计划，天翼显然不止是这一个。我相信，如果有机会见识一下他那一堆大小不一，形式不一的笔记和零星散页，他所积累的素材，计划和设想，按其品种来说，一定相当的多。因为不止小说创作，还有一些对文学作品、创作思想的研究计划。可以肯定，他早就为研究《红楼梦》这一部古典巨著尽力搜集有关资料，并进行过探索了。一九六三年他发表在《文艺报》上的《略论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文，仅仅是一个开端。在我们一道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我总不时发现他忽然取出一个小本本来，写上几句，接着就又藏起，陷入沉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专业创作会议，因为健康关系，天翼同志没有参加，但我们却聚叙了好几次。会议结束后我就匆匆返回四川去了，没有来得及同

他话别。因为谁也没有料到，由于林彪、“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我们竟有十年之久未得见面。去年冬天，当我十年后第一次来到北京，他却已半瘫痪了。而我在北京将近两个月的逗留当中，曾经多次跑去探望天翼同志，可已不能象十年前那样交谈了。由于脑血栓，他的语言机能受到障碍，只能准确地说清楚一些简短的语句，更多的则是会心的微笑。可见，我们之间并不因为不能互相交谈，思想感情上就树立起一层障壁，我们的心灵仍旧是相通的。因为我们具有一种共同的心愿：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忠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则都无限地喜悦和感激。

有一次去看天翼，我曾经向他问过：还准备写东西吗？他立即点点头，容光焕发，充满自信地笑了。好多跑去探望过他的同志都认定，他的头脑正跟从前一样灵敏。我还感觉他的听觉远比我的管用。我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推测，当他一人独处的时候，他那一向善于思索，喜欢思索的脑子，一定考虑了不少政治思想上和创作上的重大问题，并且深信自己终归有一天会照样能拿起笔来继续为人民服务。而他对我的谈话内容的多种反应和他经常进行的锻炼，就是我的推测的根据。

最近，我伴同巴金同志去看望过天翼同志。显然，巴金同志的印象也跟我的一样，相信天翼会逐渐好起来。老实讲，就他整个健康情况和生活条件说，在党和同志们的关怀下，比之解放前他在成都附近农村中养病的时候，真是好到难以想象！那么我们的确有理由相信，他终归有一天会重新拿起笔来，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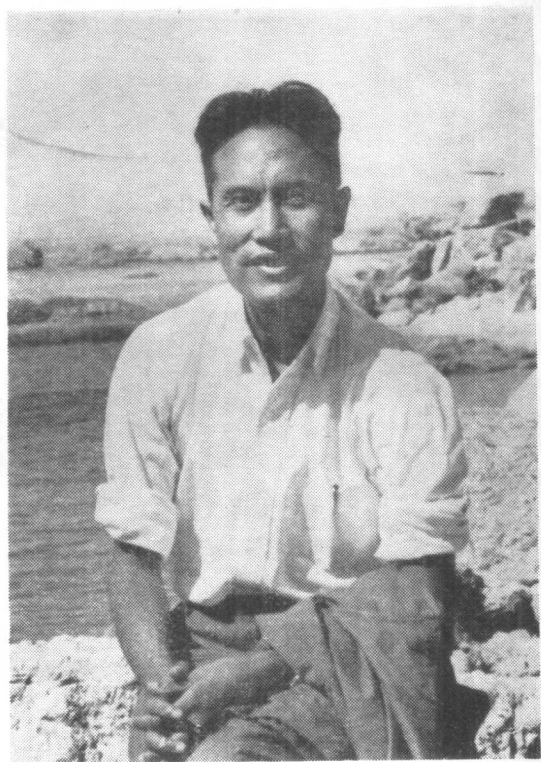
革命和人民进行战斗！

我对这本集子里所辑的天翼同志三十年代的作品，谈得太少，这可能引起一些读者的责难。果尔，请允许我作个简单的解释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又经过对于干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大揭大批，众多的读者是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些作品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的，因而也就用不着我啰嗦了。

这里，我只想指出一点：尽管这本集子里的作品，由于当时主客观的条件限制，存在着缺点和不足，但在它们那个时代，是起过进步作用的，对于现在的小说创作，也还具有借鉴作用。至于对今天的读者说来，这些作品则将帮助他们认识过去人吃人的旧社会，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

最后，我相信，读过这本选集的同志们，朋友们，将会兴起这样一个共同希望：祝愿张天翼同志早日康复！

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日夜



作者像

未大成的妹子在面前，向連長的夥子在後面，他後面已把
 燈。他們這帶了兵，揮着旗虎槍，兩個走在他前面
 打着兩個大燈籠。上面有朱紅的。白。
 天上浮着雲，成了灰黑色。有破洞的地。一兩顆星。
 路兩旁的稻田，長了一種看不像香，臭不像臭的味兒。
 燈籠耀着在眼前，遠一點的東西就看不見。可是
 他們走得很熟，閉着眼也能夠跑。這條路像條蛇似的，扭
 着身子往東走。偏北一灣，就。白雲嶺，翻過山頭就
 遇見了柳林。一直走就到了葉王廟。在山谷裡，路平
 坦些兒，可走到柳林邊，便個大灣，走七八里路。
 轉子交關往北，新條路上走。
 老向。未大成叫，我尚不上歲。

作者手迹

目 次

题记	沙 汀 1
皮 带	1
包氏父子	19
路	62
仇恨	74
儿女们	96
谭九先生的工作	140
华威先生	163
“新生”	172
万仞约	200
畸人手记	256
清明时节	297
大林和小林	365

皮 带

一

一件成了白色的蓝竹布长褂，一双军用皮鞋，邓炳生先生到首善之区来找梁处长：请他“栽培栽培。”

把一只铺盖，一个网篮，用洋车拖进处长公馆里的时候，炳生先生袋里只剩了块把钱。他打算吃住在梁处长公馆里。可是梁处长抬起头，眼珠从鼻尖两旁射下来，眉毛中间打三条皱纹。

“唔，本来呢，我这里可以住。唔，但是呢，唔，住了两个客。那，你住到处里去罢，我先通知梁副官，唔？横竖你不是外人。”

炳生先生的娘，跟梁处长太太是不大亲的表姊妹，所以他横竖不是外人。当天就搬进处里：那由梁副官编派，住在副官室隔壁的上士房里。

梁副官摸摸脑袋摆摆手，拿出几下办事精神指挥勤务兵替炳生先生铺床。

“江斌，褥单要铺平哪，你真是！……还要放下些。……唉，对了。”

房里很干净，朝南两扇玻璃窗，太阳射进两块光，倒在地

板上。这房间睡两个把人倒顶舒服。炳生先生很受用。

“梁副官是好人，”他肚子里说。

“上士虽然是上士，倒是读书人，人倒还不俗，不然我也不会。……对不对。……哈哈。”梁副官虽然是好人，笑起来可象坏鹅。

炳生先生就跟梁副官打得烂熟了。梁副官是梁处长的堂侄，炳生先生称做五哥。五哥跟他谈处里的情形，谈副官职务之难，谈吃喝玩乐，最后呢，照例是谈女人。……

“快看！”梁副官听到皮鞋响。

“什么？”炳生先生把窗幕掀起一角。

什么：两个娘们儿。

“好不好看？”梁副官忍不住地笑。“这两只都是处里的女同志。”

“干什么事的？”

“司书。女同志总是当司书，不晓得何解。……那个穿蓝袍子的是准尉，这边一个是少尉。……”

把眼睛钉着准尉少尉，一直到她们转了弯。炳生先生掉过脑袋瞧瞧自己的褪色蓝竹布袍，脸上发烫。他低着脑袋。脖子象是软的，几次想挺挺胸脯，昂昂头，老没办法到。

“五哥看我这次事情找不找得成，你说？”

“慢慢地来，急什么？”

炳生先生要叹口气，可是把气拚命屏住，不叫给梁副官听了去。

“你愁什么，”梁副官舐舐手指，翻着账簿。“事情问姨爹要，要不到就住在这里吃，慢慢地来，哈哈。”

“说是这样说，不过……”

那个似乎一心在账簿上，嘴里慢慢地来：

“不要紧的，时气一来事情就钉着你来。急也没用：‘欲速则不达，’哈哈。”

炳生先生打个呵欠，到新铺的床上躺着。

“女子也当少尉准尉，”对自己说。

少尉准尉虽然只是起码官儿，可总是官儿，不是士兵。炳生先生料不准这回可以捞到个什么。起码得弄个准尉吧，可是也得碰“时气”。炳生先生兵是没当过，却当过士；传令中士。士跟兵差不离，腰上只配绑一条横皮带。而那俩娘们儿，要是一武装起来，是斜皮带。

“堂客们也吊斜皮带！”

一个劲儿跳起来，他在房里打旋，象要找一条斜皮带。

“这一次要做长官才好，当士兵真是……”

炳生先生倒不是要过什么长官瘾，只是家里穷了，他的娘老子靠他有事时接济。当官长比士兵多几个子儿，是一；二呢是，因为家里穷，给乡人族人都瞧不起，他就想挣口气。

对窗子站住，瞧着太阳，打了个喷嚏。幻想也从喷嚏里喷了出来。他要是当了长官，就譬如说准尉罢，他得着上武装，吊着斜皮带，回乡去一转。他第一个去拜望那鸟七伯伯，把眼睛长在额头上的。他得在城里走走，那些绑横皮带的士兵瞧见他，就脚跟靠脚跟站直了，叫“敬礼”！于是所有的熟人都嫉妒地瞧着他。于是……

吓吓，那时候！

他又在房里打旋，旋一会又躺到床上。

幻想不大丰富，想了点儿再想不上了。总而言之想挣气，想对他们来一种形而上的报复，他非爬上去做个“高”点的人不可。

他起来吐口吐沫又躺倒。他听着隔壁梁副官格达格达地在打算盘，打着打着梁副官用了九成鼻音喊人：

“江斌，江便。”

梁副官似乎在问着江斌一些什么事。接着梁副官走路的声音和拿皮带的声音：梁副官要出去。

炳生先生不知怎么个冲动，爬起来，走到门口，瞧梁副官出去。

皮鞋响，咳嗽一声，梁副官出来了，向炳生先生点点头就走。

武装整齐。斜皮带。符号上是，蓝边三颗星，三颗！……

这些印象的总和，使炳生先生觉得梁副官怪伟大起来。梁副官是上尉：尉官里第一个大的。这种伟大于炳生先生可还亲切：在这一辈子中不见得就爬不上一个上尉。……处长姨爹当然更伟大。可是伟大得不近人情，就是说炳生先生自量爬不上那么高。

“没有那个福分，”他自己说的。

他叹了口气。

二

日子走得比处长姨爹的汽车还快，炳生先生来这里已经有两个星期了。

家里来过一封信，两个明信片。他的老子以为找事不会比种白薯更难，所以叫他马上寄五六块龙洋回去，并注明不要钞票，他以为儿子早做上官了。又告诉他，族上七伯伯，乡里王九太公，对他家里的种种凌辱，轻蔑，嘲笑。他娘气得哭了三天闹着要上吊。最后一个明信片上有责备的口吻：娘说再不寄钱来，娘就到城里做老妈子去。

炳生先生当时很愤怒，预备用很重的口气回封信。可是娘老子怪可怜，没见过什么世面，对儿子的期望又太奢。对儿子总是好意，虽然有了点牢骚。炳生先生回信，详细说了找事的难，现在还没找着。最后叫家里以后别写明信片，免得给人瞧了笑话。

想起家里的事，想到自己的事老没着落，淌起泪水来了。

“怎么办呢？”差不多每天要这么想一下。

目前没办法；处长姨爹叫他等机会。

意识渐渐地变，现在变成和一切都不融洽。梁副官那象鹅叫的笑，喊人时候的鼻音，炳生先生觉得怪讨厌，可恶，卑鄙；他们那一窠子人都这么着。处长姨爹也不是好人。炳生先生不过是要饭吃，不然——

“不然哪个高兴看他们那副脸色！”

炳生先生只有在必要时才到处长姨爹公馆里去，不然就躺在房里。上士在房里便跟上士谈谈。梁副官房里也少去。

上士以前当学兵，现在晚上没事就看些书。炳生先生对那些书毫无兴味。

“你天天发狠看书，预备升官么？”炳生先生笑着，不过是随便说说，讽刺倒是没有的。